翠袖乾坤

連盈慧

除了碘，還有其他嗎？

過去一直以為，日本人對食物衛生最為審慎，尤其最重下一代健康，所以涉及初生嬰兒健康的奶粉，應沒可能輕易疏忽，「和光堂」及「森永」奶粉中含碘量出問題，無論如何都說不過去。

大家自然會問，上述兩個牌子的奶粉，究竟在日本有沒有出售，如果有，他們也應着緊化驗一下吧，難道日本人認為他們國民體質不愁缺碘，奶粉含碘量就可以低過世界衛生組織標準三分一？真的不成理由，誰會相信，初生嬰兒不從奶粉中直接汲取足夠份量的碘，而須額外飲用海帶水？如果他們在本國銷售同牌子的奶粉碘的含量不足，對他們的嬰兒也有害處，他們一定早就發覺，何況還是老牌子；如果他們在本國銷售同牌子的奶粉含碘量足夠，出口才有問題的話，引發「七三一」之類陰謀論就可怕，要知道，香港人認識日本奶粉還不多，反而近年大陸自由行的父母，才對日本牌子情有獨鍾，受害中國嬰兒才難以估計。就算內銷外銷同一含碘量，廠商也應有責任在標籤上提示用家注意。

奶粉之外，不知道其他日本食物有沒有出問題，「三一一」之後，日本滯銷的東西，過了三幾個月，善忘的香港人又重掀哈日，外賣壽司店舖依然其門如市，日本料理生意如常興旺，香港年輕人看到外表好看的食物都着迷，就算明知有毒的東西最會披上美麗外衣，都抱着拚死吃河豚的精神，以「吃一點不要緊」安慰自己。日本人自己呢，筆者跟大阪親友通話，就得知從東京逃來大阪的日本人，事隔一年多，對他們一向喜愛的神戶牛柳都有戒心，可是「三一一」後這些香港過去少見的「好東西」，今日都容易買到了，希望有子在襁褓中的母親，捨棄日本奶粉改餵母乳，也得小心飲食，別吸入太多疑似輻射地區製品，別再來一次受驚，勞動政府為寶貝驗血。

海闊天空

蘇狄嘉

好文共賞

好友傳來數則「短小精警」文字，值得跟大家分享。

他向她求婚時，只說了三個字：「相信我」；她為他生下第一個女兒的時候，他對她說：「辛苦了」；女兒出嫁異地那天，他摟着她的肩說：「還有我」；他收到她病危通知的那天，重複地對她說：「我在這」；她要走的那一刻，他親吻她的額頭輕聲說：「你等我」。這一生，他沒對她說過一次「我愛你」，但愛，從未離開過。

一個苦者對和尚說：「我放不下一些事，放不下一些人。」和尚說：「沒有甚麼東西是放不下的。」他說：「可我就偏偏放不下。」和尚讓他拿着一個茶杯，然後就往裡面倒熱水，一直倒到水溢出來。苦者被燙到馬上鬆開了手。和尚說：「這個世界上沒有甚麼事是放不下的，痛了，你自然就會放下。」

情人節，老年痴呆的外公失蹤。晚間，醫院來電說有位衣服上縫着這個電話的老人站在某病房裡不肯離去。去接外公時，媽媽一進病房便哭了，外婆就是在這間病房去世的。當我看到傻傻的外公手裡那支不知從哪裡揀來的玫瑰時，忽然想到幾年前情人節，我問外公為何不送外婆玫瑰時，外公說傻老太太襯不上玫瑰……

上學時，媽說：「等你們畢業，媽就享福了。」畢業時，媽說：「等你們找到工作，媽就享福了。」工作時，媽說：「等你們結婚，媽就享福了。」結婚時，媽說：「等你們有了小孩，媽就享福了。」有了小孩，媽媽說：「等你們小孩長大，媽就享福了。」現在小孩長大了，我說可以享福了，可是媽媽，你能聽到麼？

一個女孩失戀分手了，哭着。上帝出現了，上帝問她你為甚麼這麼難過？「他離開了我。」「你還愛他嗎？」女孩重重地點頭。「那他還愛你嗎？」女孩想了想，哭了。上帝笑着說：「那麼該哭的人是他，你只不過是失去了一個不愛你的人，而他失去的是一個深愛他的人。」

琴台客聚

孫浩浩

大腦「便秘」

上網、上facebook是現代人生活中不可或缺的部分，不論搭車、等人、吃飯，甚至上廁所，大家不是拿着i-Pad就是智能手機，上網已經成為了許多人閒時kill time的指定動作。編劇要緊貼時代步伐，當然也不能落伍。但如果你以上網的頻密程度來推斷一個編劇的工作有多忙碌，那是非常不準確，保證你一定會推斷錯誤，因為編劇的工作越忙碌、越是繁重，他們就越需要做些別的事情來平衡心態，例如上網。

編劇的工作周期模式是開初度大橋、人物時一般會較為鬆動，但隨着踏入度分場並開始寫稿的階段，時間就會變得越來越緊迫，死線亦迫在眉睫。這段時間編劇大多是廢寢忘餐，連休息、吃飯的時間也不夠。但如果以為這樣編劇就無暇上網，這就大錯特錯。

編劇不是機械人，總不可能一天廿四小時都坐在電腦前不停的寫，反而更加需要做些別的事情來刺激思維。

除了上網之外，編劇們還喜歡在寫稿的日子做一些平日不多會做的事，包括洗衫、執屋。如果有養寵物的，更加會在這時替貓狗沖涼、梳毛、放狗。可是，這一切並不表示我們躲懶、心散。一個新穎的設計、一句精警的對白，不可能是只埋首書枱上、單單對着一堆稿紙就能想出來的。初入行時不明白這道理，曾經試過好幾次，埋首好幾個小時仍然沒有半點靈感，於是索性去沖個涼，思緒竟然就在這莫名其妙的狀態下飄出來。

以前跟家人同住，寫稿的日子總喜歡困在房間內，有時一整天都不出房，家人都以為我很專心的工作，但其實困在房內，大腦都在便秘了。忽然有一刻靈感來到了，可是親愛的母親大人好心敲門，着我出房吃飯去。這輕輕一敲，靈感也隨之飄走了。要知道靈感來的時候就是那麼一剎那，但它要便秘起來，可以足三日三夜，也想不出半點思緒。這些時候，我寧可選擇到咖啡店喝杯咖啡，逛一逛，伸展一下筋骨，或許會帶來一點意外驚喜。

有時候折騰了大半天，還是毫無頭緒，身心都開始疲乏，倒不如索性早點上床休息，期望一覺醒來會有較佳狀態，到時再行衝刺。但其實這段休息期間，腦細胞依舊活躍，往往在半夢半醒之間靈感就來到了，我會千叮萬囑自己一定要好好記住這個點子，等到醒來就可以馬上動筆。可惜，永遠事與願違，到第二天醒來的時候，腦內早已空白一片，無法再記起那個點子，有時甚至會懷疑究竟真有這靈感出現過，還是只是發夢自己靈感到了？

每一種動物都有其獨特的生態和習性，每一種行業都有其獨特的生活模式。不熟悉編劇行業的人士，往往會覺得我們慵懶又心散，開會時總喜歡對着滿枱零食，要不就翻閱雜誌，講是講非，八盡天下事；寫稿時又不停上網、搞東搞西。但如果你曾經嘗試過創作工作，你就會明白，編劇每天的output輸出量都很大，所以當然也需要有同等的input，別人眼中坐定定專心工作的模式，只會令編劇大腦便秘。

百家廊 晨風

「洋學歷」為何貶值

近年來，雖然不少海歸已在國內成就一番事業，但也見到一些人留洋歸來的尷尬。尤其是當年蜂擁而去如今大批歸國的「英碩」，除非國外名校出身，在人才市場上更不受青睞，即使找到工作，工資待遇也並不比國內研究生甚至本科生更高。

近來一位相識人家的女兒大學金融專業本科畢業，本來打算出國留學，可在親人勸說下放棄出國，而進入一家效益不錯的國企當了財務。她簽了就業協議之後，年近花甲的父母大大鬆了口氣：不僅能省下百萬元的養老錢，還能讓女兒盡快完婚了卻終身大事。姑娘的男朋友也很高興，小伙子畢業後打算在北京創業，生怕女友遠去英國留學幾年後婚事泡湯。姑娘放棄留學後的結果是皆大歡喜。勸說姑娘放棄留學的道理很簡單：如果沒有明確的留學目的，這條路風險很大。沒見樓上那位「英碩」快40了還沒找到工作嗎？

北京的洋學歷不再那麼吃香了， 留學對個人命運的風險也在加大。一些本科畢業後出國幾年留學歸來，對象吹了，工作找不着，父母的家產卻花光了。對北京百姓來說，「海滯」，是個很辛酸的詞兒——意味着一樁血本無歸的投資。

為何洋文憑的含金量在下降？

其一，「海歸」能力趨於平庸。

平常人家把孩子培養到大家畢業，已在經濟上竭盡了全力。多數有條件把孩子送出國的，是經濟富裕的官商子弟。更確切地說，是那些學習能力較差，但家裡有錢的學生。與貧寒人家孩子的勤奮不同，家境好的孩子不少因過多的溺愛以及貪圖享受而學習成績不佳，為避免被高考獨木橋淘汰，出國留學就成為一條獲取文憑的捷徑。通過中介的努力，頭幾年很多甚至語言成績都不過關的學生也被送出國。有的學生在國內只能考上「三本」大學，為了給文憑鍍金，就選擇出國讀研。英國碩士一年就能讀完，門檻相對最低，所以選擇留學英國的人最多。

這樣的學生從英國回來後，搖身一變為海歸，體面是體面了，但不少人的學識基礎依然不穩固，洋文憑並沒有改變人的基本素養。10年前英文口語好的人還有市場，現在即使沒出過國的年輕人中英語好的也多的是，憑英語就沒甚麼競爭力了。此外，海歸要價高，入職後卻表現平平，在人才市場就越來越不被看好。有位女士本來在雜誌社當編輯，幾年後想改變活法就向家裡要了幾十萬去讀「英碩」，兩年後回國找不到其他工作只好回到原單位，但她面臨與更年輕一代的競爭時，能力並沒有甚麼提高，單位也就沒有重用她，收入也依然與出國前一個水平。

近年國際人才競爭激烈，由於發達國家法制、文化、自然環境等方面的競爭力，國內名校畢業留學國外名校的精英學生中不少會順利進入國外跨國公司就業，一輪精選之後，回流到國內的海歸良莠不齊，其中不乏無真才實學者。在很多單位，海歸面臨的是與國內本科生同樣的起跑線。一位資深人事幹部說，有些「洋碩士」的水平，甚至遠遠低於國內「一本」大學的本科生，更低於國內北大、清華、復旦、南京大學甚至中國農業大學等「211工程大學」的本科生。雖然國內大學存在這樣那樣的毛病，但高考是相對最公平的機會競爭，你連最基本的學習能力都不具備，洋學歷的質量就值得懷疑。此外，現在中國高校的教育資源愈來愈優化，單位培養國內院校畢業的優秀本科生，有時候比培養洋碩士更合算。

英國憑着文化競爭力，把中國當成教育市場的肥美大蛋糕。而在這場文化戰爭中，中國遠沒有英國合算。中國人才市場收穫了大批貶值的「英碩」文憑，英國教育產業卻找到了取之不盡的滾滾財源。

其二，難平的心態。

近年洋學歷的貶值，還因為一些海歸花了大錢留學，回國後變得眼高手低，心態浮躁。

有位女士是個資深海歸。出國留學歸來快十年了，還一直沒有穩定工作。她是被母親嬌生慣養長大的獨生女，從小要星星不給月亮。高中畢業只考上了一所北京末流大學。畢業後工作難找，就要求去英國讀研究生。於是手頭並不富裕的父母借遍親朋好友，再搭上房屋的拆遷款送她出了國。姑娘讀的是被稱為「萬金油」專業的世界經貿專業研究生，回國後在北京一家小型外企找了份工作。那家諮詢公司專門研究如何賺中國人的錢，僱用中國人作為廉價勞動力，工資比印度人還低。女士天天接觸外國老闆，習慣了外國人在北京的生活方式——去酒吧大把花錢，是個典型的月光族。更不可思議的是，她也與外國老闆同樣對中國的一切都看不入眼，朋友聚會時都會把外國老闆的箴言搬來教訓大家，讓朋友心裡很不爽。交了不以結婚為目的的外國男友之後，女士就心甘情願地花光自己與父母的錢照顧外國男友。後來外企倒閉外國男友回國，女士卻不安於在國內企業上班。一嫌工資少，二嫌「素質低」，任何工作幹不了多久就辭職。一晃她已年過30，家不成業不就的，只是讓年過花甲的父母為她背了一身的債，老人家還得為閒在家中的女兒打工賺錢。每每提起這些，父母都歎氣：當初真不應該讓她出國留學。如果不出國花了拆遷款，女兒能在市中心擁有一套兩居室住房，再找個小事情做，早早結婚生子，擁有平常人的幸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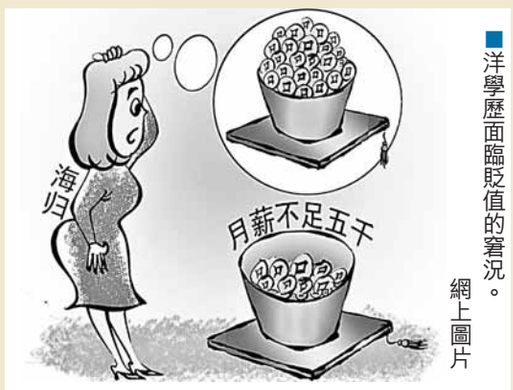
以上例子雖然讓人揪心，但這樣的事兒卻不是少數。有對老夫婦的兩個孩子早年去澳大利亞留學，榮耀非常。如今呢，兩位海歸30多歲了依然宅在家裡吃父母的退休金。為出國而出國，這樣的年輕人留學歸來往往會變得眼高手低，心態浮躁。從這點上看，北京人還不如農民懂得實惠——既然考上大學也不好找工作，乾脆不上大學去打工，反正現在北京大學生的工資水平與農民工不相上下，甚至還不如農民工。讀書讀呆了悲哀，讓外國人把腦子搞呆了更可憐。教育上的盲目崇洋，只能自食惡果。

其三，某些國外高校信譽不佳。

自英國「野雞」大學曝光之後，近年美國大學賣文憑的事也被公之於眾。對中國父母「有錢，素質低」的估計，讓國外不良大學牢牢瞄準中國市場「賣」文憑。既然花錢也能買來洋文憑，對海歸的盲目崇拜也就煙消雲散。北京人愛說「是騾子是馬拉出來遛遛」，如果能力強，只有國內大學的文憑也照樣能受到重用，也有事業發展的廣闊空間。「唯名校論」的人才觀，正在被實用主義人才觀代替。

觀周圍很多當初放棄出國的80後，他們進入而立之年後，不僅有了事業有了家庭，也有了自己的積蓄。他們經濟獨立思想自由，正在成為中產階級的一員。相反，不少當初盲目出國的海歸境遇卻令人堪憂，有人除了一張看似光鮮的洋文憑之外，就一無所有。

不再迷信洋學歷，顯示的是中國人才市場的成熟。



■洋學歷面臨貶值的窘況。 網上圖片

生活語絲

吳康民

《麗花皇宮》演唱會

在香港，我很少買票去看甚麼演唱會的。這一次，花了千把元買三張票，去新光戲院看《麗花皇宮二〇一二》。與其說要去聽聽葉振棠的老歌，不如說是要去參觀一下闊別三十多年重新裝修的新光戲院。

久違了，新光戲院！它和我們學校都在北角區，自從它改為粵劇的專業戲院以後，我一次都沒有進去看過。往後新光戲院要停業的風風雨雨，我倒是很注意的。畢竟這是東區交通最方便的一個大型文化活動場所，變成又一個商場，未免可惜。我暗忖，北角的多個大型商場，如新都城、華豐、港運城、健威等等，都沒有像太古城、時代廣場那麼紅火，再加上一個新光商場，能有甚麼起色嗎？從商業觀點來說，業主要再搞一個大型商場，似乎不太划算。

不過這是外行人的意見。終於兜兜轉轉，新光戲院還是保存下來了，給普羅大眾觀賞粵劇的一個好去處。

說到這個《麗花皇宮二〇一二》，談不上是甚麼歌劇。就是有五位男女老歌星輪流出來演唱的演唱會罷了。說老歌星，並不是譏諷他（她）們太老，他們只是盛男盛女。但目前香港歌壇時興青春偶像派，他們蹦蹦跳跳，唱腔並不怎麼樣，但就是受到少男少女歡迎。加上娛樂公司、唱片公司的「催谷」，自然名成利就。但真正有歌唱水平的，還是這些盛男盛女。從當晚全場的觀眾來看，平均年齡肯定超過五十歲。還有不少是年輕後輩攙扶着或者坐着輪椅、持着拐杖到來的呢。我本來也是偕同老伴前來，但還是要請年輕的秘書偕行照顧。

演唱會有五位歌星，計為葉振棠、夏韶聲、雷安娜、薰妮和林志美。我還是比較喜歡男歌星，特別是葉振棠，也可以說是為聽他的歌而來。他的歌音色深厚，給人有一種蒼涼的感覺，與老年人喜歡回憶往事合拍。從他的歌聲中感受到的是往事如煙。夏韶聲的一曲《空樵》，憶念父親，親情流露，令人回味無窮。

隨想國

興國

博識與服務

老實說，我對博識並不是全然了解。我只知道，透過博識教育的平台，今年九月實施四年制的大學教育，有望透過這個平台，訓練成為具有敏銳的分析力、跳出舊有的框架思維、令自己更具創意，出到社會後成為具備服務領導的能力。

這些話，是博識教育的推行者鍾普洋先生說的，他是DHL公司的亞太區創辦人，也在港大教授創業學。七年前，他得知港府將於二〇〇九年推行三三四學制，更洞悉大學生必須在大學接受博識教育，加強培育香港的服務領袖和人格品德的培養。所以他早在六年前，便聘請了二十位海外學者，以四年時間設計一項服務領導的策略性計劃——博識教育。今年九月，四年制大學將正式推行了。這個計劃和八所教資會資助的院校合作，提供了平台來討論如何落實博識教育的課程構思。

鍾先生今年稍後將出版一本英文著作，直譯的名字是「服務再生」。他說，以前的任何行業都是服務業，但是自從英國工業革命之後，便有了大量生產的製造業。而製造業淩駕了服務業。鍾先生期盼的，是往日以服務為主的精神得以再生，不要太過注重製造業。

說真的，現代人口中的服務業，其實真正具有服務精神的少之又少，開始初期，還會有點真正的服務，但服務水準卻日漸衰退。看看如今的服務行業，態度之差必須顧客自求多福就知道了。

別說我們口中的服務行業，政府，本來就是一個服務市民的行業，但放眼世界各地的政府，有哪個不是在執行着製造業的精神？政府製造出來的有：只知賺錢賺到盡的財閥、遇事一味硬拗的政客和官員、不知變通只按本子辦事而令事態惡化的單位……

這些難道不是政府製造出來的嗎？而更為諷刺的，是政府用了納稅人的錢，都在為這些霸權式的人與單位服務！

「服務再生」，真的，真正的服務原來已死，有必要再生。

獨家風景

呂書練

工廠區和藝術品

住在大都市的俗人大概沒幾個人願意走進「烏煙瘴氣」的工廠區，我當然也不例外。不過，近年倒是去了不少工廠區，不是去訂貨，而是去看藝術品及其展覽。

因為，近年藝術家們都把工作室搬到了工廠區，如今連藝廊和藝術書店也移居了。像位於觀塘鴻圖道的「奧沙藝廊」（Osage）和柴灣豐業街的「AO Vertical藝術空間」等，後者更因地制宜地首創垂直式展覽，藝術品在三樓至十三樓的階梯間展示，你可以拾級而上或自上而下地欣賞；它同時在地下附設一間專賣藝術書籍的書店，為一向予人刻板的工廠區增添一點文化氣息。

其實，當社會從加工業轉型為服務業時，工廠區也慢慢轉型。為了應付不斷升值的土地和租金，工廠被迫遷徙至偏遠的地方，於是，原來的廠房或廠廈就空置了。

藝術創作不但需要思維的空間，更需要放置創作素材和藝術成品的空間，空置的工廠大廈就成為藝術家或藝廊的新天地。所以，近年來，對空置廠廈或廠房的「廢物利用」成為城市重建的趨勢，轉型之後的工廠區也成為吸引遊客的藝術區。這一點，北京的798藝術區和上海的莫干山藝術區作了很好的示範。

在藝術上散慢慣了或在合作上後知後覺的香港藝術工作者也意識到這一點，近年開始「攜手合作」。今年初，由一群自由聚集於火炭工廠區的「火炭藝術工作室」就聯袂對外開放，供市民自由參觀，我專門冒雨去看了一下。雖然各藝術家都對自己的「園地」設計得別具巧思，但在整體的藝術氛圍上，卻因為零散地分佔於十一座工廈之間而削弱了。

不像798和莫干山藝術區，集結着從二十世紀三十年代到九十年代風情各異的數層廠房，有較空曠的地面空間，令遊客沒有擠逼感，寸金尺土的香港藝術家們卻要在「空中樓閣」中寄居，以致，遊人要氣喘不息地在面徒西壁般的樓梯間行走，實感不便。

藝術，除了藝術家的獨立創作外，整體的創作環境和欣賞氛圍也很重要，否則，「孤掌難鳴」啊。